



世纪文丛精华本

周梅森作品精选

周梅森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跨世纪文从精华本

周梅森作品精选

周梅森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梅森作品精选/周梅森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5354-3393-6

I. 周…

II. 周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0990 号

责任编辑:高田宏 黄海阔 阳继波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21.75 插页:3

版次: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01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【 目录 】

沉沦的土地	1
军歌	61
沉红	146
大捷	255

附录

周梅森简历	343
周梅森出版年表	344

■ 沉沦的土地 ■

民国八年秋，兴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大规模开采黄河故道流域的刘家洼煤田，造成采矿性地震，地表陷落。

初时，坍陷土地约十余顷，生荒三五处。乡人闹至公司，嗣后，双方拟共同商定赔偿约法。然而，公司借口办矿之初，银根吃紧，未予履行。九年二月，土地继续陷落，坍陷之地，由青泉县境东北之西河寨，迤邐至邻县东原镇。下陷表征随处可见：土地凸凹不平，高低之差丈许数尺不等。地中民坟亦被波及，棺柩出土，白骨露天，总计受害者已近数千家。月中，黄河故道大堤发现裂隙，纵横数十道，宽约半尺。月末，坍陷危及村落，东原镇部分民舍倒塌，寨墙拉裂多处。至此，公司仍不实施赔偿。乡人极为愤慨，发誓与之一拼，保卫乡土。三月初，各村民众秘密集合，以民间武器竞相武装，推出乡绅刘叔杰为首领，拟以武力争斗。形势严峻，民变迫在眉睫。

兴华公司被迫派员勘察陷土之惨状……

—

刘四，刘四麻子，刘四爷，没有一片瓦，没有一垄地，却透着硬气，愣是敢称爷。四爷爱喝高粱烧，爱吃猪头肉，更爱凑热闹。偌大的西河寨少了任何体面的人物都可以，独独少不得他。你办红白喜事，若不邀他，他敢在你洞房的梁头上上吊，敢在你祖坟上掘洞。他理直气壮地认为，他生来就是吃世界的。恁大的世界，不让他吃，还留着干屎？！从满清到民国，他硬是拳打脚踢，横啃竖咬，闹得两个腮冒油，脑满肠肥。

民国九年，四爷在这个世界上已实实在在地度过了五十个洋洋得意的年头。昨日，在乡绅刘叔杰刘三先生宴请乡民代表时，他又饱饮美酒，顺便庆贺了自己的五十大寿。在酒席上，听说兴华公司要来察看矿区周围坍塌的地亩，便自告奋勇做了向导兼乡民代表。

眼下，四爷正代表四村乡民，比其他随从更卖力地陪着刘叔杰和兴华公司矿长王子非，视察广袤的旷野。

路不好走，黄泥大道上四处是砂礓、浮土。入冬以后便再没落过一星儿雨、雪，空气干燥得很，纷杂的脚步踏下去，灰蒙蒙的浮土便沸沸扬扬地腾起来。没出五里地，四爷已累得气喘吁吁，灰面人儿似的了。汗珠子开始从保养得很好的皮肉中往外钻，从额头、脸颊、脖子上往下流；贴身穿着的黑乎乎、油腻腻、分不清本色的对襟小褂已被汗水打湿。

四爷委实辛苦了。

他不停地揭帽，用那软塌塌的破毡帽扇风擦汗。他感到浑身刺痒，仿佛养在身上的虱子一时间举行了总暴动。四爷有点烦躁了，出村时那点可怜的得意，已被无端的仇恨所替代：“奶奶个熊，累杀了四爷，要卖骨肉？不孝顺的东西！”

敢这样想，却不敢这样讲，四爷并不是所有人的爷，在三先生面前，他就不敢称爷。三先生是什么人？在晚清中过举，名流！在名流面前称爷？呸，什么东西！四爷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东西！要不，他何以从满清吃进民国？！矿长王子非就不算啥了，他给四爷做孙子，四爷还作兴不要哩！四爷有四爷的优越感，四爷光棍一条，通吃公司两代。甭看王子非现刻儿西装革履，油头粉面，人模狗样的，在四爷看来，通通是三寸厚的膘子肉，大白面的馍——遭吃的料。

从民国初年起，四爷就开始吃工业了。

光绪初年，后山庄的杨老大打水井，七尺见煤。一下子，这块闭塞的土地唱大戏一样热闹起来。先是当地乡民开小窑，李鸿章办官局，后是南方过来的资本家打大井。黄河故道北岸的刘家洼，原不过有十几户山东过来的灾民，近年来变成了一个繁华的经济政治中心。为了又多又快地运煤，煤矿公司拓了一条二十多里长的小铁道，沟通了津浦线的河口车站。十年间，刘家洼以及刘家洼周围荒芜的土地上，吸引了几千户人定居谋生。

这块土地下埋藏着富饶的宝藏，浅部煤层厚两三尺，深部煤层竟厚达五六米。当国外资本几乎垄断了中国能源的时候，有多少企业家想做这块土地的主人呀！这令人垂涎的宝藏给了多少人发财的梦想。

不过，在这里发财很难。第一代公司——刘家洼煤矿公司，投银二万两，建了三座大井。出煤不到两年，适逢洪水暴发，大井淹没，资方无力维持，旋以一万五千两白银盘出。第二代公司——振亚煤矿有限公司，办矿五年，打井五座，终因军阀混战，劳资纠纷，地方勒索，濒临倒闭。民国八年初，折洋六十万，盘给现在的新资团——兴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。

四爷和这三家公司都有缘分。

刘家洼公司开办之初，他找到三先生，请三先生保荐他到公司做事。那时，三先生对办矿的危害尚无深刻认识，又当着公司地方顾问，便在公司经理登门造访时，提起了此事。经理碍着三先生的面子，捏着鼻子收了他。可四爷也太不争气，吃喝嫖赌，盗卖器材，不到三个月，便被撵走了。

拿不到公司俸洋，四爷还不辞劳苦地为公司操劳。其时，适逢井下窑木紧张之际，他便走家串户四处扬言：谁敢卖窑木给公司，他就放火烧谁的房子。吓得当地乡民无不战战兢兢。后来，公司无奈，重又收用了他。

振亚时期，公司说什么也不要他了。这时，公司的后台很硬，公司的主事人是袁世凯袁大总统的亲戚，公司从北京调来十余名大兵做骨干，成立了矿警队。一般的好汉都收敛了，四爷却不。公司为煤矿前途计，决定修建直通河口车站的小铁道。四爷听到消息后，用双倍的价钱买下了铁道必经线路上的十五亩薄地，连夜撮了几堆黄土充作坟茔。公司征买了所需的土地，独独买不下这十五亩，逼得公司工程搁置。四爷声称：祖坟在此，这十五亩地千金不卖。搞到后来，还是当地乡绅出面调停，公司旋以高出原价二十倍的价钱买下土地，并让他当了挂名的土木股副股长，每月老洋十块，洋面一袋，一直养了他五年。

去年初，兴华新资团接办公司。总经理秦振宇盛气凌人，根本不把四爷看在眼里，毫不客气地砸了四爷的饭碗，并扬言：此类人等，兴华将永不录用。这着实伤了四爷的自尊心，恁大的公司竟不养着四爷，这委实太不合乎情理了，很有些天地不容的味道哩！四爷生气了，发誓要

给公司一点厉害瞧瞧！

盼了一年多，机会终于盼到了：兴华公司开采地下煤，造成了大片未征土地的坍塌，激起了四乡民众的愤怒。好，总算轮到四爷露一手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四爷有了点小小的兴奋，扭头看了看弥勒佛一般端坐在轿子里的三先生，酒糟鼻子愈发红亮起来，凸凹不平的麻脸上挤出三分得意，七分谄媚的笑。

三先生十分悠闲，白胖的手上懒散地捧着个油亮的紫陶砂壶，嘴角上噙着王子非敬奉的洋烟卷，在轿子里一颠一颠地摇头晃脑。他慈善的面孔对着左首的轿窗，两只眼睛眯着，眼皮像两扇没关严的门，瞳人透过门缝扫视着春天的旷野。

暖暖的太阳当顶照着，阳光下，极目望去，大片大片的土地因严重的干旱而龟裂了，地里的麦苗枯黄干瘦，像老人下巴上的胡须。这枯黄中又套着醒目的白色——那是浮在土表上的盐碱，使人不由地想起没有洗净的尿布。这里的贫穷活生生地写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，没法掩饰，也没有谁想来掩饰。土地能够供奉给人们的最高收获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肚皮的最低需求，于是便产生了合乎情理的贫困，而这贫困却又是三代煤矿公司赖以生存的牢固基础。贫困，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

渐渐地接近了矿区，坍塌的土地开始进入一行人的视野。坍塌是严重的，本来就缺乏绿色生命的土地，在这里又被强大的外力扭曲了。

一行人停了下来。三先生、王子非走下轿子，二人一前一后，在四爷的引导下踏入了一块坟地。

坟地位于坍塌土地的斜坡上，半数以上的老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。有些坟穴露出了腐朽的棺木，有些葬得较浅的墓中露出了白骨。坟地上的树木倒没有因此死亡，大都歪歪扭扭地立着，仿佛以自身的存在证实着这罪恶的变化。

指着裸露的白骨，四爷终于找到了发泄仇恨的机会，脖子上凸起红蚯蚓般的青筋，声音颇为洪亮饱满：

“你们缺德哟！奶奶个熊，把人家祖宗抛骨旷野，这要断子绝孙的！赚这样的钱，黑心烂肺烂鸡巴！要搁在你四爷身上，爷非跟你们拼了不可！呸！奶奶个熊！……”

王子非没说话，他根本没把四爷当做什么东西。要紧的是注意三先

生的脸色，不要惹出他的不快。在最后解决这块坍塌土地问题时，三先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王子非居高临下地瞥了四爷一眼，眼光中很有几分轻蔑。

三先生挥挥手，很威严地打断了四爷的话头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不要说了！”

他转身对王子非道：“坍塌确乎很严重、很严重哇！”

“是的！这是敝公司开采小湖系煤层所致，敝公司与鄙人确有不可推卸之责任。”

“事前为何不和地方协商，征买矿地？”

王子非稍一沉思：“敝公司根据采矿法及省颁条例之规定，‘矿业用地，只需得到官厅许可，即可供用，损坏地容时，则负赔偿之责’。况且，采矿之初，我们并没有估计到会有如此严重之坍塌，故没有征买矿地。”

“哦！”三先生吟哦一声，点了点脑袋，又问，“贵公司现在已征购的矿地多少亩？未征之坍塌土地多少亩？”

“敝公司从振亚手里接过矿地计八千七百亩，刘家洼三千七百亩，东大乡四村两千亩，东原镇三千亩。未征购的坍塌土地么，尚未做详细测量。初估一下，约有三千亩左右，主要分布在东大乡四村及刘家洼西部。”

王子非系振亚公司高级职员，后被兴华公司留用，肚里自有一本账，说出话来总是有根有据。

三先生冷冷一笑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

“三千亩怕打不住吧？啊？鄙人近月来连接乡民、乡绅之报告，坍塌之地，怕有五千亩以上吧？”

“还不止五千亩呢！”四爷立即挺着脖子证实道，“光咱东大乡就四千，三先生的地，一半在坍塌区！”

王子非道：“口说无凭，我公司有采矿地图，坍塌区标得明明白白！”

“哦？有图？有图就好！不过，王先生，鄙人有一言相劝：此地不同你们上海，民风剽悍得很哪！早年，乾隆皇上对此地曾御批八字：‘穷山恶水，泼妇刁民。’每逢灾荒，即有暴民闹事。对坍塌土地一事，公司怕还要通融些哟！”

三先生这彬彬有礼的话语里已带了些威胁的意味。王子非立即察觉了，然而，他并未料到，这威胁转眼间便成了事实。从坟地里走出来，一行人继续东行。

五里之外便是东原镇。东原镇名为镇，实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杂姓村落，素有武乡之称。早年，这村里出过一个武举。在东原镇村头上，一行人被乡民们围住了。

为首的是个中年汉子，方脸大嘴，一口黑黄的大牙，满脸短须，熊掌似的手里攥着根锄柄，浑身上下透着杀机。身前身后，男男女女聚了一群。他们衣衫褴褛，男的在前，女的在后；女的手牵着面黄肌瘦的孩子。

四爷走在前面，最先迎着那汉子。

汉子一抱拳：“四哥来了？”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“公司的龟孙在哪？”

“喏，那个坐在前面轿里的！”

汉子腾地提起锄柄，几步冲到王子非轿前，未等轿子停稳，便撩开轿帘，老鹰掏鸡一般把王子非揪了出来。

王子非蒙了。一瞬间，脸上变了些颜色，一丝掩饰不住的恐惧，闪电似的在瘦削的脸上现了一下，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。轿后两个持枪矿警冲了过来，操起枪托对那汉子便抡。不料，枪托未能触到汉子身上，汉子已猛转过身，躲开了，抡起锄柄，对左边的矿警回敬了一下，却也打空了。

短暂的交锋之间，王子非已恢复了常态，恢复了一个公司代理人的尊严。他厉声将矿警喝住。他明白，在这里打将起来，他决不会占什么便宜，而且，事态闹大更难收场。

三先生也从轿子里走出，就势将那汉子骂了一通：“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万事礼为先，兵家还讲究先礼而后兵。青天白日之下，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，竟敢持械行凶！没有规矩了？唉？！丢咱地方的脸！”

汉子顺从地垂下头：“是，先生，小的粗鲁！”

接着，汉子扑通一声跪下了：“三先生，您老人家可得为咱地方的小民百姓做主哇！”

一群人全跪下了：“三先生，您可得为俺们做主哇！”

三先生大大受了感动，弓腰驼背，一一扶起众人，颇动感情地道：“父老乡亲们，刘某一定为你们据理力争！看着你们深受公司之害，我亦有切肤之痛！我当会同各乡代表，与公司交涉，尽快订出一个对得起诸位的赔偿方案。”

王子非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看着面前这群被逼疯了似的穷苦乡民，心头也掠过一丝痛楚。他们确有难处啊！祖祖辈辈赖以生息、繁衍的土地，突然在一个早晨下陷了，沉沦了，而且久久不予赔偿，自己处在这个地位上也是不能容忍的。土地是农民的命，损坏农民的土地不就是谋财害命吗？！

他整整被汉子抓乱了的衣领、衣襟，谨慎而真诚地道：“乡亲们，公司对不起大家，鄙人对不起诸位。但，鄙人在此愿以人格保证，公司将在最短的时间里着手丈量土地，对你们的损失予以赔偿。也望诸位广为传告，以息众怨。”

说毕，王子非对着众人深深鞠了一躬，钻进了轿子。

一个满脸污垢，披散着头发的老妇人，拉着两个瘦猫似的女孩儿，扒着轿杆哭道：“公司大老爷，你们说话可要作数哇！呜——呜——我们孤儿寡母就这十五亩薄地哇！俺们只要赔偿，不能卖地呀！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”

三先生摇摇头，长长叹了口气：

“流年不利，今年怕又要闹饥荒哩！”

安慰了老妇人几句，三先生也上了轿。

.....

在回去的路上，四爷自行撤销了向导的职务，从队伍之首，退到队伍之中，渐渐地，他又从队伍之中，落到了队伍之尾。

肚子开始咕咕地响，身上的汗已被旷野上的风吹干了，饿中带冷，四爷不禁把老蓝布腰带煞了煞，正正经经地打了两个寒颤。他开始咽着唾沫，一厢情愿地设计自己的晚餐，梦想着半斤老白干、一斤猪头肉。一阵倦怠之意接着袭来，四爷打了个很响亮的哈欠。冷饿之中又加上了困，奶奶个熊！

这是四爷最辛苦的一天。

兴华公司的成立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偶然性的。宣统三年前

后的收回利权运动，多多少少推动了中国企业家们实业救国的蓬勃野心。民族工业开始把目光投向能源的开发。因为，唯此一举，才可企待大的发达。

民国七年秋，振亚危机，濒临倒闭，英商雷斯特·德罗克尔觊觎矿权。消息传到上海，引起通达轮船公司、华生电厂、大西洋公司等十余家用煤公司与用煤工厂的极大兴趣。他们找到曾在外商煤矿当过买办的秦振宇，商讨办矿事宜。十二月，遵照有限公司组织条例，兴华公司宣告成立。八年一月，公司买下了振亚在刘家洼煤田的全部资产，推出秦振宇为总经理走马上任。

英商大为恼怒，令其资本控制的开滦诸矿大幅度削减对兴华入股办矿者供煤。各用煤公司、工厂，遂投向日商控制的北方诸煤矿。日商趁机提高煤价。入股者叫苦不迭，旋向秦振宇施加压力。

.....

二

秦振宇颇具气势地在大转椅上坐下了。不错，挺舒适，坐垫的弹簧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功能，颤悠悠地托起了一具一百八十余磅重的身体。椅子的扶手和靠背上的牛皮蒙面还是崭新的，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革制品特有的气息。他把肥硕的身体扭动了一下，椅子转动了九十度，平稳、自然，没有声息。很好，振亚公司总经理的转椅仿佛是专门为他设计的。

秦振宇把油亮的脑袋向椅背上一仰，宽厚的嘴角挂上一丝浅浅的微笑，他抽着粗大的雪茄，轻松而懒散地道：“讲吧，子非兄，可以开始了！”

矿长王子非坐在对面的办公桌前抽烟，颧骨高耸的脸上笼罩着深深的倦意，一对深邃而秀气的眼睛少了些光泽，两片沉重的眼皮总想往一起合。尽管是坐轿，也还是够辛苦的。坑坑洼洼的道路差一点儿没把他一身骨头架颠散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打起精神道：

“总经理，陷地问题非解决不可了！三天来，兄弟遍察了矿区附近

的陷地，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，尤感危机深重。”

王子非随手拉开了正墙上的绿绸遮帘，一幅矿区总图呈现在秦振宇面前。总图最上方，尚标有振亚公司字样。

“振亚倒闭前，部分未征土地已有坍塌之迹象，历年遗下的大片采空老墟已沦落在即。而我公司接收时并未注意到这一严重事实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吃了振亚的亏，代人受过。当时，振亚急于将矿盘出，此乃重要原因之一。接办之后，振亚所留出煤井仅三座，其中一座井位选错，距煤田较远，我公司费时三月，打通石门，开采小湖系煤层又造成新的大面积坍塌。目前，总坍塌面积已达三千余亩，而地方申报与我方实测相距甚远。”

“地方申报多少？”

“五千八百亩！”

“荒唐！荒唐之至！”

秦振宇站了起来，随手旋了一下转椅，将半截烟头抛在地上，恶狠狠一脚踩灭了。他抖动着不甚灵便的肥胖的身体，在办公桌与文件柜之间踱起步来。

“这帮土顽劣绅存心敲诈我们！他们把我们当做一块无主的肥肉了，都想扑上来狠狠啃上两口呢！”

“是的！总经理！这正是兄弟想和您商讨的问题。我公司接下振亚计一年零三个月，最初投资六十万，年前的董事会又追加三十万，维持至今，才基本达到收支相抵。眼下，三个煤井均正式出煤，日产一千三百吨，正是行情看涨的时候，万不可为陷地一事激起民变，毁了我们办矿大计。”

秦振宇在办公桌前停住脚步，手托下巴凝望着王子非，眼神中注满期待：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痛下决心，马上解决陷地问题！”王子非胸有成竹地道，“要想平安办矿，唯此一举而无它策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！问题是按谁的方案来解决。按我们的实测土地与赔偿方案解决，他们是断然不会答应的。而按他们申报的土地数字和要求来解决，我们无异于被敲诈、被抢劫！另外，你也知道，即使按照我们的方案来赔偿，公司的财力也几乎难以承受！”

王子非淡淡一笑：“当然是按我们的方案来解决，财力难以承受也要承受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而要按我们的方案解决，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：分头拜访各村寨乡绅，以期通过他们，平息四方民愤。在乡间，他们的话比你我的话用处大，还有青泉县府尹文山处，也要打点一下才好！”

秦振宇想了一下，皱皱眉：“也只好这样了！”

“据我所知，在青泉县最有势力的要数刘叔杰刘三先生。此人威望极高。总经理大约是知道的，在青泉县刘家系大户族，号称刘半县，县境内刘姓乡民几乎占了半数，杂姓户族与其联姻者甚多，历任县太爷都不敢开罪他们。振亚办矿时，曾重金聘请刘三先生为地方顾问，而我们……”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秦振宇打断了王子非的话头，“我们确该在这些家伙身上花费些钱钞，”他话锋一转，“可是，我们刚刚起家，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，我们养不起，也不能养！我们的董事们要起煤来，胃口大得很；掏起钱来，手就在口袋里直哆嗦，唉……”

近几个月来，秦振宇心情烦躁得很。初到矿区时的骄横、狂傲、自信，被严酷现实的猛烈冲击掠去了大半。他的心一步步沉下来，冷下来，甚至有了些受骗上当的感觉——他自己也为这倒霉的公司投资二十万！这几乎是他前半生的全部积蓄。

刚踏上这块土地，他的心像雨后的蓝天一样高远、开阔，仿佛整个世界是为他的存在而设置的。第一次踏上这座振亚修建的经理楼，他在心里便暗对自己说，他要征服这块土地，并把这块土地作为最初的基石，建起事业的大厦。他选中了王子非做矿长。王子非在振亚时便做过总矿师，有丰富的管理经验，他破格留用了他，而把董事会派来的矿长赶回了上海。王子非自然感激涕零，做起事来更加认真负责。正是在他的建议下，公司接办后即行整顿，压缩了庞杂的机构和大量不必要的开支，并在管理上实行了包工柜制，把以往矿方直接管理生产劳工，改为各包工柜管理。一个有实力、有威望的人，包下一条巷道的开掘或者一块煤层的开采，矿方只认一个人讲话，既减缓了资方和劳工的直接冲突，又节约了精力、时间，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。这些，都使秦振宇感到满意。

但是，对用一笔钱交结当地土豪劣绅，秦振宇十分反感。王子非提

了几次，秦振宇均婉言回绝了。以他多年做买办的经验，此类开支纯属浪费。在德、日、英的企业里，他均很少碰到地方上的麻烦。不料，待到他来办矿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。

现在看来，王子非是对的。

秦振宇颓然坐倒在转椅上，长长嘘了口气，又点燃了一支雪茄。

“子非兄，现在我们来算算细账吧！收买或赔偿塌陷土地，以我们实测的三千亩计，每亩八元，需洋两万五千余。交际打点各方土地，也需几千。另外，添置、更新矿井设备，费洋更巨。而我们手头可供调拨的仅有两万余，加之日前销煤盈利一万九千，总数也就是四万块的样子。如此下去，公司只有关门大吉。”

王子非道：“这只是事情的一面。另一面，煤价看涨，南方混战，南煤难以抵沪，只要我们地下的煤能采得出，运得出，年底，经济形势会出现转机，这一点总经理尽可放心。”

秦振宇点点头，认可了王子非的分析，转而又焦虑地道：“可这四万我们也不能一下子用光，手头无钱，是难以应付意外之变的。”

王子非笑而不答，起身推开身边的窗户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秦振宇道：“久旱无雨，今年的夏收怕是没指望了！总经理，您说呢？”

秦振宇疑惑地望着王子非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王子非一笑避之，又未回答，转而道：“民国五年，振亚煤炭路运受阻，银根吃紧，公司两次削减窑工工资，最后竟以煤票抵作工资，而窑工并未群起反抗。”

“原因何在？”

“很简单。那年蝗灾加水灾，乡间颗粒无收，四乡民众都不甘饥而毙命，宁可容忍矿方的苛刻！”

“好！”秦振宇拍案而起，“你的意思我懂了，值此灾荒之际，暂时压低窑工工资，适当延长工时，以期度过危机！仅此一项，每月便可有万余盈利，好！”

沉思了好一会儿，王子非又道：“此事可由各大柜出面实行，我们只需削减各包工柜包工费用即可。另外，还要多少考虑一下可能引起的骚动。”

“顾不得这么多了！”秦振宇一挥手，下了结论，“这事就这么定

了！下午，你会同各方先拿出个草案来。另外，代我准备一下，近日我要亲自拜访刘三先生。”

“也好！”

王子非应了一声，准备告辞，秦振宇又亲昵地将他拉住了：“子非兄，矿上的生产还得抓紧，煤炭产量得上去。开萍已大部断绝了对各股东的煤炭供应，股东们恨不得把我变成煤填进炉膛里。我这里每天接到两三份电报催煤，没办法呀！你好好干，待度过眼前的危机，我将建议董事会提高你的薪金！”

王子非走后，他在明亮的窗前站住了。这间经理办公室位于经理楼的第三层，也是最高一层。此楼是青泉县至今为止的最高建筑，它曾装载过另一个企业家的发财梦想。如今，在旧梦的废墟上，秦振宇酿造着属于自己的新梦。他望着窗外明净的天空，陷入了不着边际的遐想中……

广阔的天空下是几座灰色的井架，井架的天棚上铁铸的天轮在飞快地转动，伴着汽绞有节奏的轰鸣。从地下运出的矸石，已堆得像山一样雄伟了。歪歪车一上一下地蠕动着，远远望去像个正在爬行的甲壳虫。井架、矸石山赖以扎根的，是这块古老而贫穷的土地。秦振宇没来由地想起《圣经》，想起了基督和上帝。他不信教，可他从洋人那里认识了基督，认识了上帝。他觉着面前这块土地就像上帝创造人类世界时用剩的一块烂泥。

然而，这烂泥包裹着黑色的宝藏，这里四处都是煤！把这些煤一个早晨同时挖出来，足以重新安排半个中国的工业秩序。

这很值得干一番。

他要和这块土地格斗，他要做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，他要为暮气沉沉的中国民族工业锻造一轮崭新的太阳……

然而，片刻的自我膨胀之后，秦振宇又回到了面前的现实中。

他重在转椅上坐了下来，随手翻起了刚到的报纸。这里远离都市，消息闭塞，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，唯有看报。京、沪出版的《时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往往要晚到十余天，新闻永远是旧闻，而这些旧闻又总是使人十分沮丧。政府无能，列强霸道，巴黎和会搅起的风波经久不息。每读报纸，皆有罢工、罢课、罢市、请愿、示威之报道。国家前途实难预测。在这种气氛中办矿，真真是举步维艰。

他一挥将报纸扫下桌面，从笔筒取出一支毛笔，开始草拟给上海董事会的回电。他要告诉董事们，秦某不是吃干饭的，兴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将在这块土地上起飞，但是，他需要钱，需要更多的钱！

公司剜肉补疮，削减各大柜包工费用。各大柜旋即变本加厉地向窑工转嫁危机。工钱由每工三角六分，降为两角八分；每工工时由十小时升为十二小时。窑工中怨言顿生。然而此时尚系农闲，且春荒已露端倪，乡间青黄不接，下窑人数有增无减。公司以为得计，却不料，危险已潜伏在静默之中……

三

以兴华公司为中心，刘家洼四周的土地上聚集了四千余名窑工以及他们的近万名家属。窑工区分两大片，一片在公司西大门外，一片在新开的七号井附近的黄河故道堤岸旁。西大门外的，叫西窑户铺，七号井附近的，叫东窑户铺。窑户铺里几乎没有多少正规房屋。好一些的，是干打垒的草房；二流的，数秫秸夹过后抹上泥的草棚；最次的，是那种座入地下一二尺的三角马架。搭眼便能看出，这些建筑最初都是临时性的，直到如今，它们的主人也还多多少少把它看做临时性的。窑工大都是无产或破产的乡下农民。有的破产以后，家里还有老宅基，还有亩把八分的地，农忙时也还要回去侍弄两天庄稼哩！他们最终的希冀还在于脚下的土地，无不企盼靠一双乌黑的手从深深的矿井下刨出自己的地契。然而，能如愿者，千儿八百里也挑不出一两个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这年复一年的失望中变成了矿井的奴隶，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——发家致富的希望总还算得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，他们连这希望也丧失了。于是，他们开始修补自己的草棚、马架，开始认真地考虑，如何正儿八经地做一个真正的窑工……

窑工与农民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。农闲时，有地种的农民也成了窑工，提着豆油灯，肩着煤镐，一天挣上几角现洋。农忙时，没地的窑工却成了农民——他们放着窑不下，宁可在烈日下曝晒一天，挣半